

## 抗日名將空軍司令羅英德將軍 (1931 競社)

空軍羅英德上將於民國七十七年(1988)九月一日，因病逝於美國加州洛杉磯，空軍官兵聞此噩耗，莫不同表哀悼。對於這位空軍官兵所推崇的英雄，在情誼上，寫一篇追思文章，筆者責無旁貸，但在心情上卻拿不出勇氣來，由於羅上將去世，我的心情欠佳，回憶往事，更引起我更多的感傷。另一理由，很多人知道我和他是老同學、好朋友，又是親戚，應作較有分量的報導，然而以我的拙筆，實難將他在空軍官兵心目中所建立的形象，描述萬一矣！

回憶五十六年前，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下旬，我已到航校入伍生隊報到，隊址在杭州城內撫東高橋大營房，受訓的同學大都已入營，只剩小數幾位尚未報到。先到的先領取軍服，釘上符號領章，穿著起來，十足丘八的模樣，此時尚未正式編隊訓練，大家閒著聊天、遊戲、打球。此時有輛黃包車拉進了營門，乘坐著兩位西裝少年，跳下車來，捏著大小行李，穿越過操場，向營房走來，大家目光很自然地朝向他們。我正在營房過道上和同學聊天，他們走過我身邊時，請問我怎樣去報到？我和另一位同學，就一起陪著他們，幫他們提了行李，領他們報到，彼此也通了姓名，知道一位是周竹君(於民國二十七年任湖北為國捐軀)，一位是羅英德。一開口便知道羅是廣東人，生得短小精幹，活潑矯捷，是南京金陵大學物理系學生。我們以老學生的姿態，帶領著他們辦理一切手續，領取軍服，並教他們如何釘符號領章，好似我們很老到的樣子，其實只比他們早報到二十四小時而已。這第一次會面，就成了最先相識的好朋友。大家都是矮個子，編隊後我們同宿舍、自修室、教室、飯桌，接觸機會更多，情感亦漸增進。

入筲橋學飛行後，我和周竹君編在一個飛行小組(每一個飛行小組有七名飛行生)教官為邢劇非，羅英德編在另一小組，教官為王叔銘，這兩位教官帶我們飛行僅三個月，即調



羅英德將軍(右一)與師友合影

升為戰鬥部隊長，此時有些同學已被淘汰，兩組剩下的只有七個人，學校將我們兩個小組合併為一組，由劉超然教官教飛，此後我們飛行在一起、上課在一起，直至中級飛行結業。高級飛行時，我被分配到偵察組，他則分配到驅逐組，從此各專所學，在一起的時間就很少了。當我們同小組飛行時，常常聽教官誇獎他機警、敏捷，接受力強，飛行天分高，將來可以做一位好驅逐戰

鬥員，果然不出教官所料，他果然成為最優異的空中戰鬥員。

飛行學生在校時，一般都只注意飛行機會不多，而飛行技術不好，立即被淘汰，重飛行而輕學科，是很自然的趨勢。尤其對於較深奧的學科，如飛機學、發動機學，需要記一連串的方程式，很多同學都無心勤學它，而英德卻非常認真，因為他的數理基礎好，也有興趣，所以他的心得特別多。後來他之所以學習試飛，也就是他對上述學科原因。試飛不止要飛行技術好，必須瞭解空氣動力學、飛機結構學，才能試驗出飛機的性能在作戰時能運用飛機的優異性能，是獲得良好戰績的主要因素。

航校畢業後，他奉命分發驅逐第七隊，「七七」抗日戰爭爆發時，他駐防南京，即參與京滬防衛作戰，一面擔任首都防空，一面直接支援前線，任務繁忙，備極辛勞，曾有一日之間，出擊十三次的紀錄。八年抗日戰爭，他擔任作戰任務，高達二百八十餘次，擊落敵機有正式紀錄的為五、六架，尚有多架未列入紀錄。首都危急時，領袖蔣公於最後撤離南京時，是由他駕機密切掩護，安全飛漢口降落。

民國二十七年魯南戰況緊急時，他奉命送一件委員長手令給魯南前線的戰區長官。他臨危授命，由漢口起飛往徐州，抵徐州機場上空，未見鋪出信號，雖盤旋多周觀察，情況仍然不明，乃沿著隴海鐵路搜索，確認為我軍防線，手令又必須送達，為達成重要任務，遂毅然決然選擇平坦野地

迫降，不幸於降落時，飛機損壞，人受輕傷，經當地防軍協助，將他護送至高級司令部，他要求面見長官，因戰場混亂，無法聯絡到，駐軍將他領到副長官于學忠處，于氏接受了手令，簽了名在原信封上，告訴他「情況緊急，我已沒有時間覆命，我們即刻要撤退，你應立刻離去，你的飛機既無法起飛，我派一位副官掩護你離此，愈快愈好。」當即指示在場副官，要確實掩護羅隊長至安全地帶，如有差錯一定嚴懲不貸。

他離開于氏，隨著副官離開戰地，夜以繼日的步行，因為過度飢餓、疲倦，在昏沉沉中，就倒睡在麥田中，等醒來時，已不見副官，既不知何時與副官分離，亦不知何時睡著？後來經多日步行，才輾轉的回到漢口，隊上認為他失蹤陣亡，通知其家屬來漢



本文作者(左)與羅英德將軍於霍克II機前合影



羅將軍於雅特機前留影

口辦理撫恤等事。等到在漢口和他哥哥面晤時，始知自己曾死過一次，現在又復活了。

同年，英德被派到俄國志願隊工作，與他們並肩對日作戰。有一次！敵機來空襲南昌，志願隊奉命起飛攔截，他一起升空應戰，在鄱陽湖上空志願隊隊長，被日機尾隨，糾纏不能脫離，正在萬分危急時，他及時趕到支援，將追纏日機擊落，解除了俄大隊長之危。任務完成著陸後，俄大隊長熱淚盈眶，緊緊地擁抱他，俄國飛行員更將他高高擡起，以示感激。他親自看到敵機墜落地點，位於鄱陽湖畔，事後查察日本飛行員是潮田良平大尉，是有日本「紅武士」之稱的一員戰將。

整個八年抗戰中，他的戰功卓著，階級由中尉升為中校，職務由分隊長升為大隊長，曾三度擔任不同大隊的大隊長，這是空軍罕有的例子。抗戰中，大隊長一職最為艱鉅，不僅肩負有沉重的行政責任，尚須領隊作戰，與飛行員共生死，尤須以身作則，方能克敵制勝。上級之所以迭次調他出任的原因，因為他勇敢盡責，胸襟豁達，有文武兼備的學識，和卓越的領導能力，深得部屬的愛戴和長官的信任，下面特舉出幾項實例：

英德認為部隊的戰力，必須在平時嚴加訓練，他主張多飛行，多實彈射擊。抗戰期間飛機補充困難，器材、油料、彈藥都很缺乏，所以有「一滴汽油、一滴血」的標語，上級惟恐作戰時無飛機應戰，儘量減少飛行，以保存飛機作對抗敵人使用。殊不知如此一來，於出作戰任務時，因為技術生疏，失事率特高。上級責備部隊長督導不嚴，指揮無方，其實這真是天大的冤枉，須知「拳不離手」，想飛行安全，必須飛行技術精良，唯一的辦法就是平時多飛行。英德主張寧願飛行訓練摔了一半飛機，還有一半可用在作戰，將這一半飛機充分發揮其性能，要比久不飛行，臨時起飛應戰，做敵人的靶子要好得多。

次為射擊，其準確與否，攸關戰力和戰鬥士氣，如果你的部隊射擊水準很高，遇敵即予擊落，士氣自然就高，反之，成了敵人的活靶，如何不敗？我們的彈藥補充，固然很困難，但他認為有一百顆子彈，寧願在實彈射擊訓練中，耗費九十顆，留下十顆來作戰，可以命中敵人，就取得勝利。而相反的，訓練只消耗了十顆，還剩下九十顆，但九十顆都無法命中敵人，那不是等於九十顆也毫無用處嗎，所以他主張部隊要多飛行訓練，多實彈射擊，才能戰技精湛，命中準確，戰力與士氣才能提高。

空中搜索，為制敵機先的重要條件，他的空中索敵能力強，幾乎每次空戰中都由他先行發現敵機，所以得佔優勢的地位，不是全碰運氣，或是目光敏銳。英德本著下列三項條件，第一得先有戰術修養，根據戰術原則，來推斷敵人可能採取的行動，就不會太離譜。第二須熟識作戰地區的環境，和天時地的影響，來推測敵人可能出現的空域，決非憑個人的臆測。第三要研究敵人慣用的戰法，須「知敵」才能「料敵」的行動，是戰勝敵人重要的因素，是不可忽略的。他依據上述三項索敵的方法，不難推斷出敵人較為可能的動向，集中眼光，以捕捉之，要比在茫茫天空去尋找可靠得多。能先發現敵蹤，也就能掌握機先。因之，追隨他作戰的戰鬥員，每每取得主動，不為敵所乘，於焉能獲得豐碩的戰果。

他調往某大隊任大隊長時，該大隊飛行人員大部是空軍士校出身，以軍士身分擔任飛行員，頗有不滿情緒，士氣十分低落，他鑑於這個問題將嚴重影響部隊的團結和戰鬥士氣，

必須從速解決。他即縝密研究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，親自向航委會主任報告：「飛軍士改為軍官的問題，必須從速解決，而且應採取主動來解決，要比被動為有利。美國如此龐大的空軍，全部飛行員都是軍官，我們只有少數飛行員，還分成兩種身分是不智之舉。我完全為國家和空軍前程著想，不能一錯再錯，要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。」主任初則不同意，繼則猶豫，最後接受他的意見，立即召集幕僚研商，他亦在會中陳述意見，先開設「軍官訓練班」，經六個月的補修軍官課程，完訓後，授予軍官階級，並給予相當空官校的期別，自此後，團結一致，士氣振奮。

空軍某作戰大隊，在一次戰役中失利，上級為懲罰作戰不力，全隊人員佩「恥」字於胸前，以示懲罰作戰不力，因此士氣益形不振。英德奉命為該大隊大隊長，他不願就任，寧受軍法處分，上級詢其原因，他報告說：「我自參加抗戰以來，只有光榮的紀錄，素無「恥」字的惡名。今天我被調該大隊，而要忍佩「恥」字之辱，無法接受，除非取消「恥」字，我立即前往就任」。長官認為他的話不無理由，於是呈報最高統帥，請求取消，果然獲准，全隊官兵，得此消息。無不興高采烈，更加團結，為國家打了很多次勝仗。

英德對部屬素極關懷，不論有疾病的，家庭有困難、子女無力求學的，或有急難困苦的，只要有求於他，無不慷慨解囊相助。他白己卻債臺高築，但他從來不放在心裡，常常說：「萬一還不出錢，還有我的撫恤金，何憂之有？」此種豪爽的性格，令人敬佩。

做過他部屬的人都知道，他信任部屬，凡事在他權責範圍，大膽地授權給部屬，很少掣肘或干預，只要你盡心盡力去做，不蓄意欺瞞，即使有錯，他亦一肩挑起責任，決不抱怨或指責，所以他的部屬願為之效命，不折不扣的全力以赴，因此，他所率領的部隊團隊精神旺盛。

三十一年三月他離開大隊，入空軍參謀學校進修，次年畢業，名列前茅，曾任科長、參謀長，旋調航委會參謀處副處長（相當於現在空總作戰署副署長）主持全空軍作戰指揮和盟軍聯合作戰等任務，工作極為繁重而艱苦。抗戰後期，我空軍換裝美新機，人員亦自美訓練歸國，在中國戰場上，敵消我長，獲得壓倒性勝利，及輝煌的戰果，他盡了很大的力。

日軍無條件投降時，我空軍一面要處理日本主軍的業務，諸如空軍物資、人員的接收與安排，還有空軍復員的工作，這些工作都必須在短期內完成計畫及行動，工作繁瑣，而他卻不眠不休，夜以繼日的為國效力，共宵肝憂勞的精神，值得我們效法。

抗戰勝利後，曾赴美國指揮參謀學校受訓，畢業返國，適逢政府復員，還都南京，航空委員會改組空軍總司令部，他亦參與改組工作，提出卓越意見，深獲上級嘉許。他奉派為改組後作戰處處長，主持空軍作戰業務，擔任極重要的角色，據當年周總司令的報告，空軍出動了作戰飛機五十餘萬架次，空運機出動九萬餘架次，空運物資超過九萬噸，人員七十九萬多人，空投糧彈一萬九千餘噸，這龐大的數字，都是作戰處的日常工作，當可想見其繁重了。

民國三十七年秋，英德奉命派駐英空軍武官，為國內戰局逆轉，政府不久撤離南京，情勢十分危急，駐外人員經費無著，困難重重，他還苦撐下去。隨後英國政府承認共黨，駐外人員處境益形艱困，此時英政府準備凍結我空軍購買噴射發動機外匯一百餘萬英鎊（約為四百萬美金），他奉命保全此款，當時環境非常惡劣，外有英政府多力阻撓，共黨的統

戰詭計，內有意志動搖人員的覬覦，然而他運用了高度的機智，迅速處理安全送返復興基地不為利誘，忠貞不二的愛國情操，深受領袖的嘉許。

民國三十九年，先總統蔣公在臺復行視事，他由英返國，先調任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，旋調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，四十年又調作戰署署長，四十五年調空軍作戰司令，四十六年調任空總參謀長，至四十九年調國防部參謀次長，五十四年調空軍副總司令，五十九年調任參謀本部特別助理，此二十年間，階級由上校晉升為二級上將，其亦曾兩度赴美進修，畢業於美海軍兩棲作戰學校及高級軍官研究班，還多次的出國考察、訪問，他對於情報和作戰工作方面建樹頗多，如籌辦國防部情報學校、建立空軍電訊監察臺、建立與美方情報交換體系、建立並更新部署空室戒行作戰部隊制度、調整防情建立並更新空軍飛行作戰部隊制度、調整防情系統、策畫執行空軍戰機換裝計劃，增進戰力等等，有許多卓越的貢獻。

有一件要強調的，他對於加強飛行訓練和射擊訓練的觀點一直未曾改變。他認為領導部隊的主官，要「多飛」、「多射擊」才能與戰鬥員打成一片，他曾在主持總部作戰部隊時，參加噴射戰鬥機全程戰備訓練，對部隊有更深一層的認識，作戰指揮上更能上下溝通，發揮團隊精神。

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他晉升空軍二級上將，這是軍人無上的榮譽。九月奉派駐韓全權大使，緣他在韓國有很多老友，那些老友當年在重慶時是韓國「光復軍」的幹部，抗戰勝利之際，他們一無所有，處處需求人幫助，英德時任航委會參謀處副處長，對光復軍的需要，曾大力的協助。他素來本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宗旨，積極予以支援，並出面協調盟軍給予支助，使韓國志士們能順利地回韓。因此結交了好多朋友。後來他們成了韓國政府的重要首長，所以英德使韓，受到他們衷心的歡迎，自然也得到他們的支持，中、韓邦交的促進，大有裨益，韓國「檀國大學」曾授予他榮譽博士，他與僑界接觸很密切，有困難的問題，無不設法協助解決，對團結僑心，建樹良多。

六十四年由韓奉調回國，恢復軍職，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。六十六年七月退役，改任為總統府國策顧問，在此期間他仍好學不倦，活到老學到老，不斷吸收新知，常常至臺大、師大旁聽，他對史學興趣濃厚，尤其對戰史方面，在英國時曾有意進劍橋大學進修戰史，惜因局勢影響所限，急忙的回國了。英德好讀書，涉獵很廣，不論漁、農業、氣象、史地、神學等都很喜愛，近年來閱讀更勤，因為前國防部俞大維部長是位飽學之士，為世界書評學會的一員，凡世界新出版的名著都寄給他評閱。俞部長將這些書分發給愛好讀書的同

志，英德成為他門下的一員，凡有關戰略、戰術、航空等書籍都交給他先讀，定期向俞部長提出摘要報告。

抗日期間羅英德將軍曾任「中美空軍混合團」聯隊指揮部的參謀長，因此，近年來他被公推為中華民國空軍退役人員協會會長，因此有關退役空軍人員的活動，都由他出面處理，抗戰時與我們並肩作戰的美方志願隊、美十四航空隊、駝峯空運部隊，戰後每年都舉行年會，在美或在臺舉行，曾在這些部隊工作過的中美人土，都可以去參加。去年駝峯空運部隊年會在臺舉行，來參加的美國人竟有七百多人，戰友們共聚一堂，倍感歡欣，但是他們並無固定經費，此批人員的接待事宜，都費了他很多精神去張羅，結果非常圓滿，對中、美傳統深厚友誼的增進，裨益良多。

英德身體素來強健，不幸於去(七十六)年底作例行體檢時，發現胰臟腫瘤，經榮總開刀治療情況尚稱良好，惟僅能治標，暫時穩住病情。羅夫人及其子侄輩為能進一步為其作治療，於春末護送至美，英德原不知其病況嚴重，初執意不肯，拗不過子、侄孝心誠意，乃成行，誰知此去竟客死異邦，殊為令人悲痛。

今年七月，我和內子赴美參加小女婚禮，到美次日，即去探望英德，看他瘦弱了些，精神還不差，胃口卻很壞，他告訴我：「待在這裡，毫無益處希望於九月間返國。」八月初，小女結婚典禮那天，他抱病至禮拜堂參加婚禮，留下了最後的紀念照。自此，他的身體日益衰弱，有時神志不清，住院治療後，情況稍好轉，筆者赴醫院探望，他握著我的手：「我有西班牙副元首親贈我的一枝手槍將它贈給空軍軍史館作紀念，我去世後火葬，骨灰運回臺灣，安葬於五指山國軍人示範公墓。」其簡短的交代，使我無法自抑哽咽而熱淚盈眶。

英德於九月二日晨不幸溘然逝世，筆者即遵遺囑辦理安葬事宜，卻礙於國軍示範公墓火化遺骸不得安葬的規定，而無法達成其願，經與其家人研商，於美國擇地安葬，對筆者言，有違摯友所託，雖非不得已，心中仍不無遺憾，難以釋懷。

在臺的長官親友聞悉英德噩耗後，為表追念他，特於九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半，在臺北市新生南路恩堂舉行追思禮拜，承蒙陳總司令、林副總司令和空總同仁，大力的支援、籌畫，典禮得順利辦妥，十分感激。

羅夫人及其長公子和英德的姊妹亦自美返國參加禮拜，特請周聯華牧師主禮，並由王叔銘上將及蔣彥士先生講述生平事略，親友長官參加者五百餘人，幾位高齡的長官和舊袍澤扶杖或乘坐輪椅，在大雨滂沱中蒞臨參加，場面至為感人。(在台培正校友亦參加追思)

英德戰功彪炳，勳績卓著，先後榮寶寶鼎、雲麾、勝利、忠勤、河圖、洛書、乾元、復興、五星星序、宣威等勳獎，及越南保國勳章、西班牙軍功大十字架、泰國一等白象、韓國大綬太極武功、美國自由勳章等五十餘座。

憶當年與英德曾誓願共效伏波，馬革裹屍，而一代名將卻遽爾殞沒，天人永隔，怎不令人悲悼！

(摘自中國的空軍  
作者：姜獻祥)



美十四航空隊年會贈羅將軍紀念品



羅將軍與美十四航空隊協會友人合影